

背叛

偷情的代价

君子 著

“你背叛了你的心和你的肉体”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背叛

偷情的代价

“你背叛了你的心和你的肉体”

君子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背叛 / 君子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5-04017-2

I. ①背… II. ①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9049 号

背叛

君子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0971) 6143426
发行部(0971) 6143516 6110055

印 刷: 北京市德龙公防伪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4017-2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肾移植事件	002
第二章 美女外科医生	014
第三章 推销员的艳遇	027
第四章 人性的弱点	041
第五章 医院里的故事	054
第六章 女医生之间	065
第七章 风月高手	078
第八章 夜总会女孩	094
第九章 野外的风流	107
第十章 可怜天下父母心	122
第十一章 诱惑的力量	133
第十二章 错位的友谊	143
第十三章 重回手术台	158
第十四章 风流的代价	171
第十五章 人工流产	184
第十六章 夜总会老板	198
第十七章 作茧自缚	212
第十八章 防不胜防的美人计	227
第十九章 激烈的战斗	242
第二十章 理解的难度	255
第二十一章 不测的风云	269
第二十二章 外科主任的梦魔	282
第二十三章 生与死的结局	295

你全不念床上的旧日恩情,背叛了你的心和你的肉体。你挖掘陷阱,企图陷害我。可你没想到任何陷阱对我来说都不值一提,只有你以自身做陷阱,才能套住我的灵魂。

——作者

夜色朦胧,空气中弥漫着夏日夜晚才有的凉爽和清新。他强忍着痛楚,艰难地拖着双脚,没走几步,终于还是膝头一软,倒在了离楼门大约二十几米远的花坛前。

楼道里传来男女做爱的声音,他听见楼道里有响亮的木床颤动声音传出,想必是小伙子过于用力,女孩发出略带夸张的叫声。他们急促的呼吸声此起彼伏,同时还夹杂着一串串极不连贯的含混的话语……

“唔唔,唔——我要……”

“别,别!啊——!”

他现在头脑相当清醒,两个年轻人好像就在离他不远的一扇门后的床上扭动着,他们显然没发现他。他不想打扰他们,如果他们看见他倒在地上,肯定会受到一场无谓的惊吓。

他真正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拼足全身的力气,但细弱的喊声使他大吃一惊。猛然间,他双耳轰鸣,头晕目眩,就像突然失足掉进了山涧——山涧里一片黑暗……

第一章 肾移植事件

1

三棵枯树在冷风里摇摆,几只乌鸦在乌云中掠过,七八个面无人色的死刑犯从戒备森严的卡车上下来。走在最前面的囚犯在平坦的土地上,脚似被什么绊了一下,腿一软,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瘫。他身边的两个刑警身材高大,双双用力,像提起个布口袋,半拖半架地将那人拉向刑场……

短暂的沉寂过后,骤然砰砰几声枪响……

……救护车开得太快了!土路坑坑洼洼,车身剧烈地颠簸,在车箱里几乎站不稳,中间担架上的尸体像活了似的抖动着晃来晃去。车箱里的人忙成一团,两人死死按住尸体,另外一个毫不犹豫地用锋利的手术刀一刀切了下去……一双手熟练地从尸体的腹腔里把预定好的器官完整地取了出来。血淋淋的肾脏被快速接上输液管……紫红色的肾脏很快变了颜色,里面残留的血液都被冲洗干净……一个个带着生命的脏器被放进恒温箱里……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叫:“有人追!”

车开得更快!救护车后一片烟尘,车上的人都惊惶地看着车后,努力克制着各自的紧张。大家手脚不停地把担架上的尸体快速缝合挪开,紧接着又放上一具……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必须在需要的器官没坏死之前,把它们从尸体里取出来……

车后飞扬的尘土里,果真有一群人死命追上来!令人更加恐惧的是那

些人竟然奔驰如飞,离救护车越来越近!转眼见,已有几个面目凶恶的大汉飞快地跳上车来,用手拼命扳着后车门……

哗啦一声,车门被拉开,铁车门像一片纸糊的风筝,被抛向空中。车上人全吓呆了,他们一个个手上、身上、眼睛上全溅满了血污,有的拿着手术刀,有的拿着清洗管子和完好的脏器不知所措……那几个大汉冲进车内,咧开大嘴一笑……忽然变成一个个面目狰狞的恶鬼,咬牙切齿地向车里的人扑了过来……

李艳尖叫一声突然醒来。她只觉得胸口怦怦乱跳,手脚冰凉,头也像要炸裂般地疼。眼睛睁不开,眼前便呈现出一片肉色。她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两耳仔细倾听,迷迷糊糊感觉到自己睡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

当她知道自己是在做噩梦后,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心里的恐惧却未因此而消失,手上湿漉漉的全是汗。

李艳努力睁开眼睛。晨曦透过淡绿色的窗帘柔和地映在房间里。使人恍如置身一片草坪……她记不得什么时候买过这种图案的窗帘。头疼得很,像有把手术钳在里面搅动。脑袋晕乎乎的,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她眯着眼睛在房间里扫了一圈,惊讶得几乎坐起来。

这是一个她从未到过的陌生的房间!

“我怎么会在这儿!不是还在梦里吧……”她用力在自己腿上拧了下,疼得身子一抖。与此同时,她隐约听见房门外的哪个地方传来细雨般的流水声。

李艳睁大眼睛,再次将惊恐的目光撒向整个房间。

屋子很大,地上是质地很好的木纹地板,靠窗的地方有一个样式精巧的白色梳妆台,大镜子前摆满了化妆品,高高低低的瓶子、盒子错落有致。她自己正躺在屋子中间的一张床上,床斜对面的墙角放了一台直角大屏幕彩电。

越来越清醒了,她肯定这不是梦境。头一阵阵地疼,弄得她更加心慌意乱。

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身上盖的是一条粉红色菱形图案的毛巾被,清爽的感觉使她意识到自己竟是光着身子,盼望这一切不过是恶梦的延伸。

“李艳,你怎么了?”

背 叛

李艳听出陈志斌的声音，她身子一颤。转过目光，果然看见陈志斌披着浴衣从门口向床前走来，她刚才听到的细雨声显然是他在淋浴。此刻他正用一条厚毛巾擦着头发，面带笑容，精神饱满地看着她。

“这是哪儿？”李艳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

“我姐家，不是告诉你他们一家全去北戴河了吗？”陈志斌仍笑咪咪地看着她。他的浴衣敞开着，里面穿一条蓝色短裤，这反而使他的那一部分更加醒目。他腿上的汗毛很重，一缕一缕地还挂着水珠。

“我……怎么在这儿？”

“你昨天喝的太多了。”陈志斌脸微微红了红，“全忘了？是你自己非要跟我上这儿来。”

“你胡说！”李艳拉起毛巾被蒙住脸，尖声喊，“把我的衣服给我！”

陈志斌的笑容凝在脸上，有些意外似地看着她，“你的连衣裙弄脏了，先穿我姐姐……”

“不！我要我自己的！”

陈志斌用手里的毛巾擦脸，同时也擦去了脸上的笑容，一言不发走出去。很快，他从另一个屋子进来，把几件衣物扔在李艳的毛巾被上，“我昨晚给你洗了一下，还没全干。”

“你出去！”

陈志斌自嘲地摇了摇头，走出去。

长筒袜和胸罩已经干了，连衣裙还有些潮湿，李艳飞快地抓起连衣裙套在身上。半干的衣裙贴在身上格外凉爽，她彻底清醒了。坐起来，她听见陈志斌在厨房叮叮当当地好像在摆弄着钢精锅。

李艳慌张地从床上跳下来，拿起自己的长筒袜和胸罩团成一团。走过梳妆台时，她弯下腰贴近镜子看了看。

她在里面看见了一张年轻俊俏的女人面孔，大眼睛，饱满的嘴唇。只是脸上气色不大好，眼皮微微有些浮肿，目光也像只受了惊吓的白鼠带着明显的不安。

陈志斌出现在门前，伸着双手想要拦住她。

“是你自己要来的……你听我说……”

“我什么也不听！”

李艳紧紧捂着耳朵，他只让她觉得头疼得厉害，根本无法冷静下来，

“你让我过去！要不我就大声喊了！”

“你怎么这样？就不能听我解释解释……”

“我说了我不想听，就是不想听！”

李艳用力摇头，看也不看陈志斌。自己刚才还赤身裸体躺在那张松软的大床上，几乎是一丝不挂，还需要解释什么呢？难道还得听他亲口详详细细说一遍吗？

头一阵一阵地疼，更令人心烦意乱。

陈志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显然是被她果决的神态镇住了。不过他并没让路，反而向前走了几步伸出手双手想要拥抱她。

“你躲开！”李艳几乎哭了出来。

她奋力一推。毫无防范的陈志斌站立不稳猛然向后倒去，很有声势地倒在了梳妆台上。

陈志斌的胳膊肘儿碰落了几个精巧的小瓶子，有一个长长的瓶子立刻碎了。他的头碰到了镜子上，大镜子在他脑袋的撞击下却完好无损。屋子里很快飘荡起一股浓烈的令人心醉的香气。

“你！”恼怒的陈志斌扶着梳妆台爬起身，可他的睡衣挂住梳妆台一角，使他无法顺利地伸直腰。

不等他爬起来，李艳已冲出屋子。

外间客厅是一个更大的房间，中间的沙发上扔了个枕头，还有一条皱皱巴巴的毛巾被。李艳来不及细看，快步跑出去，把外边的房门砰地一声关上。

2

城市经过几年的扩建使原来的农村，也成了市区，李艳从楼上匆匆下来，站在楼前一时不知该从哪条路口出去。

背 叛

“往右拐就是马路！”从五楼一个阳台上探出身子，用手捂着额头的陈志斌恶狠狠地说，“打了一瓶法国香水，你别以为走了就没事了！”

李艳头也不抬，她只想尽快离开这里。

如果哪个熟人从四周楼上的某个窗口恰巧看见她衣着不整地从楼里出来，事情可就糟透了，她就是跳进装满无菌消毒水的水池里也洗不清！陈志斌倒是显得无所畏惧，居然还神气十足地站在阳台上冲她大声喊叫。他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她在这儿住了一夜么！

她恨死他了！

逃到大街上，天色还早。马路上只有零零星星跑步晨练的人，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给死气沉沉的街道上注入了某种活力。李艳深深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觉得好了些。她在街上辨认了一下方向，这里是自由大路，离她家大约还有两站的样子，她本想走回去，恰好有一趟早班的62路电车过来，她跑过去跳上了车。

电车上人不多，中门那儿有两个穿工作服的小伙子目光灵活地在她身上扫来扫去，他们交头接耳地嘀咕着什么，不时发出暧昧的低笑。李艳坐在紧挨着售票员的座位上拢了拢零乱的长发，她忽然发现自己没戴胸罩，两粒乳头在这半干的丝织连衣裙里十分显眼。她忙把双臂抱在胸前。

售票员是个长相平平的年轻姑娘，不时瞥她一眼，脸上明显地对她带着某种鄙视。

李艳觉得无地自容，好像所有的人都看到她是刚从一张陌生的大床上爬起来……头虽然不那么疼了，但是昏昏沉沉、思路不畅。她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昨晚的事，更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在她的经历里，还从未有过类似的记忆。她不敢看车上的任何人，目光无神地望着向后掠过的街道，她甚至希望眼前的一切仍旧是梦境。

回到家里，李艳先去厨房喝了一大口醋。看看表还来得及，她匆匆打开煤气淋浴器，又冲了杯奶。水稍稍的有点热，撒在身上有种针刺般的感觉。她闭着眼睛，任由密集的水滴从头上冲下来雨点似地打着身体，白嫩的肌肤很快便呈现出粉红色。李艳低下头目光仔细察看自己光滑的肌肤，她试图从自己赤裸的身上找出某种羞耻的痕迹。

大腿上有一道不很清晰的划痕，膝盖上边也有一块不大的青印。她努力回想自己是不是在哪儿跌倒过，可对于昨天晚上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

.....

“一定是陈志斌……”她身子颤了颤,觉得小腹那儿莫名其妙地涌起一股热流。昨天晚上,毫无疑问是陈志斌给她脱去了连衣裙,并亲手解下胸罩……面对她光溜溜的身子,很难想象他会无动于衷。

在温暖水流中,李艳觉得体内又腾起一股热浪,她情不自禁按在胸前,轻轻揉擦着,嘴里也忍不住发出低低的呻吟……一种奇妙的感觉主宰了她,她感到羞耻,同时又涌起一阵更强烈的渴望。那渴望使她害怕,她喘息着慌忙停住手,把喷头的水拧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浇灭体内那奇异的火焰。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这情形还从来没有过。

昨晚陈志斌把她带到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过了一夜,可以肯定他一整夜不会无所作为——他“奸污”了她,尽管她不喜欢在他们之间用这个词,但细究起来就是这么回事!

她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人奸污了。

如果不用“奸污”而用“做爱”,昨夜也许就会呈现出另一种意义,可对她来说,哪一个词更确切呢?

她知道陈志斌在她心底仍有着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位置,但这永远是个人的秘密,她不会告诉任何人。那只是一个甜蜜的梦,一个曾经有过的酸楚和温馨。她相信没人能知道她心里的秘密,包括陈志斌自己。然而陈志斌轻而易举就把这一切破坏,男人可能以为占有了一个女人的身体就能与她走得更近,其实恰恰错了,如果没有得到倾心的允诺,只会使女人离你越来越远。

淋浴完,头几乎不疼,只是仍有些晕,使她无法集中精神思考。李艳打开电扇,一边从衣柜里找出件白色连衣裙快速穿好。吃早饭已经来不及了,她对着镜子描了描淡妆,在耳后洒了点香水,背上小挎包。

李艳默默地拿着话筒,她不想回答,心里却想象着陈志斌此刻的表情。他的头撞在梳妆台大镜子上那下显然不轻,正在额头上,也许会隆起很明显的大包……当然,她还不能肯定陈志斌是不是对她做了什么,如果他真的占有了她,那他们就完了。

她再也不会把他摆在心中那个特殊的位置上了。

“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误会了?我昨天晚上……”

她不想和他讨论昨夜的事,起码现在不想。

背 叛

“你不能不让人说话！”

话筒里的声音骤然变得刺耳，李艳把话筒稍稍拿开些。

“你听着！是你自己来找我！”

李艳挂断了电话，她能想出电话那一端陈志斌火冒三丈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他此刻涨红了脸，正对着话筒暴跳如雷，她自己的心境反而平和了许多。

电话铃又响起来。李艳理也不理，转身走出门去。锁门时她听见电话铃声仍持续不断地响着。

3

医院大门前总是停满各式车辆，进进出出的患者使门诊大楼与交通繁忙的火车站有些近似。由于各诊室和走廊里都改用性能更好的“优氯净”消毒，医院里几乎再闻不到那股刺鼻的“来苏”味儿。

已经是六月，院子里的丁香花正悄悄开放，但门诊大楼里只是偶尔能飘进一丝淡雅的花香。看病的人太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都带着自己的汗味、烟味、狐臭、机油味、香水和发胶味。这也难怪，“医大四院”是这个城市里最好的医院之一，哪个生病的人都想有最好的大夫为自己看病，对自己身体的不适找到权威性的答案。

李艳刚换上白大褂，上班的铃声就响了。

脸蛋像红苹果似的张秀丽手里拿着病房记录卡经过泌尿科办公室，看见里面的李艳，停住脚，探头对她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你今天气色可真好，老公回来了吧？”

“谁说的？”李艳整整帽子，走到门边。

张秀丽扭扭丰腴的腰身，自从当上了护士长，她便日渐一日地胖了起来，健康得让人眼热。也许是见李艳反应平淡，张秀丽换上一副同情的口

吻：“怎么还没回来？离上次有三个月了吧？真不像话！”

“他爱回不回……”

张秀丽亲昵地在李艳脸蛋上捏了捏：“也就是你，老公不在身边，我可受不了！”

结婚前张秀丽曾和李艳同住一个单身宿舍，那时张秀丽没这么胖，总爱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子。她们无忧无虑，好得像一个人。交男朋友时两人相互做参谋，私下里吐露各自的秘密，只是在关于男人和性话题上张秀丽比李艳来得大胆。张秀丽比她大3岁，可现在看上去，她俩的年龄差却不止这些。

“那是你，你受不了不等于别人受不了！”也只有和张秀丽，李艳才能放肆开开玩笑，这并不违背她的原则。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张秀丽四下看了一眼，拉着李艳走到走廊的一个拐角，“你听说没，医院里都炸锅了，全说那两患者的死和你有关系！”

李艳心一紧，觉得头上某个地方轰地响了下。

她隐约记起了昨晚的一些片断。她就被这两起死亡搅得心神不安，张秀丽显然也是听到了点风声，想安慰安慰她……一星期里，两个换肾病人莫名其妙地死去，而这两起手术都是她主刀。这是她第一次做这种大手术，像她这样年轻的大夫做这种手术在这个医院里也是第一个。

“你别理那些流言蜚语，不听心里就不烦！”张秀丽安慰她，“我看他们是眼红。还不是因为你这么年轻就上当了主治医师，又是卫生局先进工作者，还说让你考研究生是因为你脸蛋儿漂亮。我一听肺都气炸了！不过你别往心里去，让他们嚼舌头去吧，就当不知道，白嚼！”

李艳苦笑了一下，感激地点点头。

张秀丽在医院里人缘很好，消息来源一向准确。

“你看你，脸都白了！我真不该跟你说这些……”张秀丽同情地叹了口气，搂住李艳的肩膀，“我该去查房了，什么时候你上我家去一趟，咱们好好唠唠。我们家龙祥没事就夸你，说女人的优点都让你占全了，聪明能干不说，长得那么好看，两条玉腿，腰是腰，屁股是屁股的。你看他干干巴巴的，更不正经！话说回来了，男人都是那个味儿！”

张秀丽刚要走开，和李艳同科室的大夫老杨从泌尿科办公室里伸出头喊：“王大夫，刘主任电话，让你上他办公室去一趟！”

张秀丽忧心忡忡地看着李艳，目光流露出一一种让人感动的神色。

4

主任在医院里从来都是实权人物，他们的办公室自然也是医院里最好的房间。今年全世界气温普遍偏高，这个城市也迎来了数十年少有的高温天气。泌尿科主任刘鹏五十出头，身体已发胖，颇有主任的架势了。他用手帕擦了擦汗，见李艳进来，伸手将身旁的电扇又调大了一档。

刘主任指了指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示意李艳坐下。

“病研所检验结果出来了，手术应该说是成功的，愈合也挺好，不能说和我们一点关系没有，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输血导致他产生肝病。”

“这么说……不是手术？”

刘主任从桌后走出来，把检验结果单递给李艳。

“我也听了些风言风语，你是不是觉得委屈？小李，别把这当回事儿，振作起来。咱们当大夫的把人治好了，患者和家属都会对你感激不尽，一旦出了死人的事，谁的心情也不好。包括同行有些误解也是难免的，关键是咱们自己问心无愧。”

李艳松了口气。

“你脸色不大好，是不是不舒服？”

“我没事儿……”李艳放下检验单想起身出去。病理研究所检验出死亡并非手术事故，她毕竟轻松了点。看来多半是肾移植并发症，退一步说，就是出现尿漏、淋巴漏也可能导致患者死亡。至于别人怎么想，怎么嚼舌，那是他们的事。

“刘主任，有一个肾移植患者被送进急救室，我看是不行了！”徐大夫十万火急地推门进来，看见屋里的李艳，硬是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查没查急性排水反应？去看看！”刘鹏沉着地站起身，扫了眼一脸惊

愕的李艳。

急救室里已经乱成一团。

这当然是外行人的看法,只有医生和护士才知道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无影灯下,氧气瓶、脉搏监视仪和一些抢救设备,都通过各种导管和线路连接着手术台上的病人。屋子里挤满了各司其职的大夫、护士。急救室门外泪水涟涟的患者家属更添了几分紧张气氛。

手术台前的医生都戴着大口罩,除了一双眼睛,面孔遮得严严的,只有从眼睛和鬓角花白的头发,才能看出正做第二次心脏起搏的是刘主任。

李艳和大秦站在刘主任身边,汗水已经把李艳的发梢紧紧粘在了额头上。她心里清楚,急救其实已经结束,他们不过是在做一种象征性的努力。

手术台上的病人脸色蜡黄,显然死了有一会儿了。

“不行了……”刘主任伸直腰,长叹一口气。

本来就很静的急救室更是一片死寂,护士们面无表情地收拾着器具,把氧气罩从死者脸上拿开,放回准备输血的血浆,拔下电极和导管,关闭各种仪器。

李艳拉下口罩,她脸色发白,脸上全是汗水。李艳抬起头望了马主任一眼,表情就像受了斥责,马上就要哭出来的孩子。

与此同时,急救室外一声凄厉的长嚎陡然而起。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瘫在门边,另外几个家属疯了似的冲进来,分开医生、护士,扑向急救台上的死者。

刘主任摘下口罩,拿过病历飞快地扫了一眼。病历上写得很清楚,该病人两个月前接受了肾移植,上个月才出院。

李艳目不转睛地看着刘主任,希望他能说点什么。

刘主任沉着脸扫了眼台子上的死者,摇了摇头:“这是有些不正……”

急救台前,老杨对几个茫然失措的护士摆摆手:“转移到太平间吧,急救室得快点空出来。”

拥进急救室的家属多起来。刚才等在走廊里一个个还显得很温顺,此刻全像变了个人,舍生忘死地哭喊着扑向尸体,激烈阻拦着护士从台子上把尸体抬下去,好像这样便可以把他们的亲人从死亡中挽救回来。

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子两眼通红,一边推搡着护士一边破口大骂:“我操你们医院的妈!你们治死人就想这么完事,没那么便宜!”

有一个女护士被推倒,差点撞在脉搏显示器上。

刘鹏绕开李艳大步向那汉子走过去,冷冷地在那人面前站住:“我是主任,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死者必须赶紧抬下去,这儿是急救室,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急救患者来。”

“我大哥死的不明不白,这是你们的医疗事故!”

“你有指责的权利,但最好别乱说话,要拿出证据。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手术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刘主任冷静地看着那个失去理智的汉子,“手术前有家属签字吧?你们应该知道这种大手术的危险性,甚至可能死在手术台上。当然,我不是推脱责任,我们医院对此也得进行调查,是医疗事故,医生和医院必须负责!”

那汉子大哭起来,泪涕横流:“人都死了,你们负责有屁用!”

“谁也不想有人死。你不想,我们大夫也不想。我可以向你保证,通过解剖查清死因。”

“什么?你们还要解剖?”

“这是查出死因的唯一途径,希望大家能配合。”

“不行!他活着挨的刀还少么?死了,你们还想在他身上动刀,你们还有人情味没有!”那汉子像失去了理智,恶狠狠地要往刘主任身上扑。

“你这么闹没用。”刘鹏站着一动不动,“误了抢救其他病人,那可是谁也负不起的责任!”

那汉子跳起来:“你想吓唬我?啥我没见过啊!”他指着刘主任身后的李艳:“还有你这骚货!你不用瞪我,你们谁也跑不了!换这个肾我们花了两万哪!今天不说明白我看谁敢动!”

面对这恶语伤人的汉子,李艳面色苍白,立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心里难过极了,确切地说并不是为了死去的人难过。如果说这个病人的死曾引起她一些伤感的话,被这粗壮的汉子一骂也没了。

她难过的是手术的失败和这汉子找到了她家里,拿出两千元钱好说歹说说非让她收下。她并不是没收过病人的钱,但这汉子的钱她确实没收,一方面是她知道这个患者为换肾几乎倾其所有,另一方面她当时就在这汉子的脸上看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东西。

现在看来没收是对了,如果她当时收下了那笔钱,她敢保证这汉子立刻就得让她把钱拿出来。那种羞辱可是让人想起来都后怕。